



夏至时节耨地

冉庆亮

周二那天,我手端夏至凉面,眼睛瞄向了电视,那画面是豫剧《朝阳沟》,栓宝正教银环锄禾,我突然想起了“夏至夏至,吃了凉面耨地”的谚语以及少年耨地的旧时光。

十六岁那年初中毕业的夏至,我嘴上还飞舞着“‘耨地’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”的诗句,就被安排进大队种子田耨地了。其实,夏至可以吃些别的什么的,可故乡传承“冬至饺子夏至面”。应该是“锄禾日当午”吧,可大伙儿偏偏管锄禾叫作耨地。还有,谁家的闺女,找个对象务农,人们会说,哦,她找了个耨地的嘛!可见,耨地对农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!

那个夏至的午后,我荷锄去报到了,途中却跟种子田队长善书哥相遇了。他跟父亲年龄相仿,个子不高,却机智灵敏,是位热情幽默、能说会唱、麻利工巧的好庄稼把式。他问我,地为何要耨?我一脸的茫然,他就“吭哧吭哧”地笑,接下来是一阵机关枪般的“点射”,耨地的“道道”随其四溅的唾液,洒了一路——

农谚说,锄下有火,可使多雨的土地尽快干松。又说,锄下有肥,草被除后,草不再同庄稼争养分了。还说,锄下有水,在干旱季节可使土地保持水分。久之,农人就传唱起歌谣:“锄地胜抵三分雨,松土好比施次肥。锄头自带三分水,多锄抗旱苗儿肥。早动手,别偷懒,伏雨落下锄地难。不怕迟种,只怕锄晚。”对于“锄禾日当午”,农人也有说头:“嗨,就是晒死那些被除却顽固挣魂的青草呗!”

为何夏至要耨地?是因为夏至节气正处于“三夏”之一的“夏管”的当口,此刻,对于夏播作物来说,苗草耨着膀子疯长

葳蕤,或早或涝都有意考验着那些嫩嫩的青苗。因此,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,“夏至耨地正当时”。然而,草、旱、涝就像一个魔鬼,时时胶黏在禾地,随时可能吞噬禾苗,所以过了夏至季节到庄稼成熟收割还是要耨三四遍的。

到种子田后,没有欢迎仪式,只说培育作物优良品种,要将身心交给田地,这使我忐忑不安。但见十几个人,一字排在玉米苗地插了锄,真可谓“天连五岭银锄落”。我学着他们的样子,也插了锄。可锄头不听使唤,“噗”一下,深了,锄拉不动。“噌”一下,又浅了,锄蹦了起来。结果是,苗给锄掉了,草还在长着。瞅着我的笨拙,那帮小妇女儿就“咪咪”地笑。

正满心紧张满脸窘态的当口,善书哥满脸堆笑扮演起了栓宝。他抬手拉下脖子上的羊肚手巾,抹饱满脸汗唱道:“那个前腿弓,那个后退蹬,把脚步放稳劲使匀,那个草死苗好土发松……”遂轻轻前扔锄头,不浅不深,平稳轻轻后拉,撩起锄头一角,将草连根划出地面,然后锄板轻轻前推。接下来就是“换步子”耨第二锄,这样周而复始,锄锄“耨”进。可我的动作却大相径庭,遂引出善书哥的哭腔,“心不要慌来手不要猛,又叫你把它判了死刑。”从此,那帮小妇女都笑笑着喊我“银环”了。见我不气不恼,都主动当起了我的老师。

俗话说,“熟能生巧”,渐渐的,我掌握了耨地的一系列技术要领。可在那“赤日炎炎似火烧,田间禾苗半枯焦”的环境下艰辛劳作,实在让人心焦的无奈。耨不大一会儿,不仅浑身是汗,汗渍会流到眼里,腌得“滋啦啦”的痛。手心里也磨出了水泡,水泡破了,流出的水由清到浊,后来还夹杂着血丝,最后那

些起泡的地方,皮全部蹭破了,只剩下一些微凹的小坑,血肉模糊。开始只是火辣辣的疼,之后如针扎一样,钻心地疼。我咬着牙坚持锄地。几天后,我手心被磨破的地方慢慢结痂了,从黑红到黝黑,直至变成茧子。

尤其耨“怀孕”期的玉米地,高高的青纱帐密不透风,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,那锉般的玉米秸叶子,拉得脊背胸膛胳膊腿尽是一道道血痕,加之尘土青虫的“落井下石”,满身瘙痒的痛苦难耐,恨不能幻作“齐天大圣”,将每株玉米都变成大树,蹭上去以解无奈。而更烦人的是,耨地让人“倒醉”,一天下来,累得腰酸背痛,歇一宿第二天痛得起不来。那一刻,我从骨子里理解了“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”的真正含义。

大概有一年吧,我就成了大家眼中会耨地的人了,那帮小妇女儿不再喊我银环,而是笑着称我栓宝了。雅号称谓无所谓,关键是作为农民就要老老实实耨好地,因为锄把子上挂着米粮仓。

只可惜,第二年年底,我体检合格,“投锄从戎”了。不过,后来退伍回乡后,我总会抽时间去耨一会儿地。

那年我去看望耄耋高龄的善书哥,他摇着我手呵呵地笑着说,“我当年耨地的小老弟,都成了笔杆子了”。他的笑里,洋溢的不仅是丰收的喜悦和成就感,更多的是耨地人的自豪和骄傲。

而对于我来说,内心真的感念锄禾的岁月,是耨地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,给了我坚韧的毅力,让我不畏惧任何生存的压力。同时,我从中受到启发,人生要不时地耨耨自己心胸这块地,“锄除杂草,驱早排涝”,让心胸纯净如水,长满善良,充满爱!

池塘听夏

路来森

小时候,门前有一方池塘。

多年来,我始终觉得:夏日的池塘,似乎更适合于“倾听”。

听蛙鼓,听蝉鸣,听女人的嬉笑声。

第一阵蛙鼓声,是来自春末夏初;那是春的暮曲,是对夏的召唤。母亲听到第一阵蛙鼓声,总忘不了嘟囔一句:“蛤蟆打哇哇,再有四十天吃馄饨。”乡下人称蛙的鸣叫声为“打哇哇”,好似小孩用自己的小手,拍打着张着的嘴巴,发出一声声“哇哇哇”的稚嫩声响。叫人觉得好娇憨,好亲切。馄饨,就是水饺,言下,再有四十天,就可以吃到新麦水饺了,那里面寄托了一份对丰收的期望。

池塘里的青蛙,真多。平日,似乎大多隐藏于岸边的水草中,人一走近,就扑通扑通地争相跳入池塘里,在池塘中,溅起一个个旋涡,然后将自己的身体沉于旋涡中。中午时分,天气过热,青蛙们就浸在池水中,只是将自己的脑袋露出水面,载浮载沉,呱、呱、呱地叫着,有气无力。青蛙叫得最欢的时候,是在一场夏雨之后。塘水骤然增多,水草、空气都是湿润润的。一只青蛙率然叫起,跟着,其它的青蛙也随声欢叫

起来;此起彼伏,越叫越响,越叫越欢,仿佛铆足了劲,展开了一场蛙鸣的比赛。

青蛙,于一场雨,竟是这样的一份欢愉,也叫人欢喜。

许多人,厌恶于蝉的聒噪;可是,炎炎的夏日中午,太阳火辣辣地照着,若没有了那一阵阵的蝉鸣,那些个夏日的中午,又该是多么让人寂寞啊。

蝉,似乎特别喜欢柳树。每至盛夏,蝉盛的时节,池塘北岸的几棵大柳树上,总会落满了蝉。那份蝉鸣声,真是响成一锅粥,一锅黏稠的声响之粥。翻滚着,搅动着,冒出郁郁的蝉鸣之香。中午,我常常拖一领草席,到柳树荫下乘凉。人躺在柳荫下,先是静静地望着柳枝上蠕动的蝉,然后,就在阵阵的蝉鸣声中,睡去了。

如今想来,那真是最浪漫的午睡了。

夏日池塘,还有更浪漫的事情。池塘的白天,是男人的天下;可一进入晚间,池塘就成了女人的天下了;大姑娘小媳妇,成群结帮,进入池塘,洗澡浴身。女人们嬉戏、泼水、喧闹,生发出一阵阵近乎放浪的说笑声。

多年之后,想及此事,觉得:那些夏夜,真是浪漫极了。那女人的说笑声,该是夏日池塘最美的声音;她们赋予了一方池塘一份绵醇的体香。



期盼 责任.梦雪 摄

听一个夏天

赵自力

夏至过后,天气渐渐热起来。红蜻蜓舞动轻盈的翅膀,在池塘或者小溪边寻觅着唐诗宋词。知了伏在树枝上,一声一声叫着夏天。

天刚蒙蒙亮,小鸟就开始歌唱,热情地迎接着一崭新的一天。在小鸟的歌声里,听出了夏天的欢快,那一阵阵浅吟低唱,就是夏日早晨的《欢乐颂》。

太阳当空照耀着大地,暑气蒸腾中热浪滚滚。狗也懒得叫了,躲到树底下伸长舌头喘着气。正午时分,人们大多停止了劳作,在家休憩,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。好

动的猫趴在水池边,一动不动地想着心事。知了却不闲着,高声叫着,一声比一声嘹亮,把宁静的夏天叫得格外热闹。

夏天的风声最动听,风一来,就把树叶吹醒了,哗啦啦地笑着。风里带着花的香,带着果的甜,风像一个顽皮的男孩子,猛烈地摇晃着他经过的每一棵树,摇下一地斑斑驳驳的树荫。稻浪翻滚,那是风的舞蹈;大浪淘沙,那是风的杰作。风是夏的精灵,是夏天流淌的音符。风到哪里就把欢快传递到哪里。

夏日的天气就像小孩子的脸,说变就变,刚才还是晴空万里,转眼间乌云密布,电闪雷

鸣,不一会儿就下起了大雨。起初是大雨点稀稀落落地砸在地上,溅起一团团灰尘,像大珠小珠落玉盘一样叮叮咚咚的,世界顿时响成了一片。不久雨像瓢泼似的,往地上倒一样,世界沉浸在雨声里,似乎再也听不到别的声响。

夏夜格外热闹,许多蛰伏了一天的虫儿纷纷闪亮上场,它们像比赛似的,此起彼伏的叫声织成一张网,把乡村的夏夜连成了一片欢乐的世界。

在炎热的日子里,我最喜欢去听一个夏天,将一个个流动的音符收藏,慢慢沉淀成一种美好。